



XIAOXIAOSHUO
JINMAQUE JIANG
(2015—2017)
HUOJIANG ZUOJIA ZIXUAN JI

小小说金麻雀奖
(2015—2017)
获奖作家自选集

高沧海 著 | 杨晓敏 梁小萍 主编

旗袍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河南文艺出版社

XIAOXIAOSHUO
JINMAQUE JIANG
(2015—2017)
HUOJIANG ZUOJIA ZIXUAN JI

小小说金麻雀奖
(2015—2017)
获奖作家自选集

高沧海 著 | 杨晓敏 梁小萍 主编

旗袍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旗袍/高沧海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11
(小小说金麻雀奖(2015—2017)获奖作家自选集/杨晓敏,梁小萍主编)

ISBN 978-7-5559-0757-2

I.①旗… II.①高… III.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6525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金水东路 39 号出版产业园 C 座 5 楼
邮政编码	450018
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38 000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詹店镇)泰安路

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2527860

目 录

故事接龙	1
锦衣	6
喜鹊登枝	10
美髯	14
魔术师	18
冬夜	22
酱鸭脖	26
渠	30
镇宅之宝	34
外乡人	38
闰月鞋	42

高手	45
离婚协议	50
邻居	54
马自达的桥	58
福根	62
貂蝉的月光	66
与潘金莲相遇	69
曹雪芹的爱情	72
抱枕	75
约会	79
李花庄	83
旗袍	86
凉台	90
初恋	94
双桥	99
周庄，你好	103
习惯	107
树	110
菊上的村庄	113
前方	117
明目人	121

老高的假设	125
盛宴	129
老李的一生	133
归来的陌生人	138
偶然	142
意外	146
朋友	150
秋子的夏天	154
香肠	157
偷瓜	161
小四儿	165
黑牙齿，白牙齿	169
立春	174
白云在左，清风在右	179
八仙的手持	183
灯	187
青鱼	191
无名墓	195
三步踩	199
只有爱	203
老陆的腊八	207

父亲的皮鞋————— 211

李清照的爱情————— 214

妈妈的桥————— 218

游园————— 222

少年————— 226

驿站————— 231

关于小小说语言（代后记）————— 235

故事接龙

我们依河而居，我们所在的村庄物产丰饶，本来，老鼠安分守己也就罢了，谁家还在乎囤得冒尖的粮食悄悄少了几捧呢。

直至老鼠带走了我妈妈的衣裳。

卖老鼠药的阿离坐着小板凳，跟他的鼠药一起摆在街边，或许阿离和他的鼠药一直就在街边，直至老鼠带走了我妈妈的衣裳，我才看到他而已。

阿离歪着身躲在修鞋匠的太阳伞下吆喝，老鼠药，一元钱一包！我问他老鼠吃了药会死吗？他眨眨眼睛愉快地说，老鼠吃了药，会跳舞，然后离开你家。我给他两元钱，他塞给我三包药，他说，你是虎子的好朋友，优惠。

我没亲眼看到老鼠跳着舞离开我家，但我听到隔壁虎子他妈、我寡居的五婶院里鸡飞鸭跳，五婶大呼小叫地说她才走了

几天娘家，老鼠就在她床上做窝，还披着女人的衣裳，简直就是正儿八经过日子了。

我想，是我家的老鼠跳舞跳到她家去了。

五婶从阿离那里带回来一大包老鼠药。

我希望五婶家的老鼠全跑到街对面的老李家去做客，吃他家的糖果，穿老李他婆娘的衣裳。老李那个老东西，我跟虎子一样叫他大爷，他给虎子吃糖，给我一巴掌，老鼠最好去啃老李的裤裆！

我躲在墙角，希望可以看到老鼠顶着星星的光跳舞离开五婶家的样子，大老鼠领着小老鼠，小老鼠提着蝓蝓笼，就像妈妈手牵着我赶去赶集去走亲戚。当然了，我还会提醒它们去老李家莫跟错了灯，进错了门。

那晚，我的眼睛就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

我看到老李从五婶家走出来。穿过街面，老李像一只夜鸟，轻轻地收拢起翅膀滑进自家的大门，然后，大门吱呀一声关上了。

老李是虎子的救命恩人。虎子顽皮掉进水渠里，是老李冒着眼睁睁就要被激流拖入涵洞的生命危险，一手抓着虎子一手死力抱住了人们伸过来的铁锹杆。

老李的婆娘一直没有生养，老李极力撙掇他老婆，他要认虎子做干儿子。许下房屋，许下金钱，他老婆不答应。五婶也

不答应，五婶说她要对付得住死去的五叔，五叔只留下了虎子这一根独苗儿，这根独苗儿自然不能给予外人家。

哪里是外人？哪里是外人？虎子是我救下的，我是虎子他干爸呀！老李便不分早晚地经常登门造访五婶、看虎子。

老李过六月六半年节的时候喝醉了，他醉醺醺地把吃饭桌子掀个底朝天，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他牛夯夯的李大壮除了会吃还有什么用，猪圈的猪都可以有猪崽儿，他李大壮，死了算了！老李又揍他婆娘，像揍别人的婆娘一样，把她揍得嗷嗷叫，像过年杀的猪那样嗷嗷叫。

老李酒醉后的号叫，响彻了半条街。

老李婆娘怎样雄赳赳地扑进虎子的家，我没有看到，我正在做着的一个梦，我一会儿是一个小孩，一会儿是一只小老鼠，我是被虎子家的吵闹声惊醒的。

老李的婆娘正跟五婶扭打在一起。

老李的婆娘气喘吁吁地说五婶偷男人，偷她家的男人。

老李的婆娘披头散发，她脸上被五婶的指甲血淋淋地抓了两三道，长短不一，深浅不同，想来却是火辣辣的一样疼。老李的婆娘沾了血，疯了一样，几把就撕扯开了五婶衣裳的前襟。

五婶凸起的腰身，像一轮蛾眉月渐盈，洁净皎白，耀人眼目，又若瓜果成长，渐见丰腴之盛姿。老李干干瘪瘪的婆娘惊呆了，你这是……你这是有了？她腿一软扑通跪下来，皇天神，

菩萨，是俺家大壮，俺家大壮长能耐了！

她扯下自己的褂子给五婶披上，随手端起水盆向从门缝里看热闹的人身上泼去，滚，滚，看什么看，俺姐儿们娘儿们闹玩咧！

五婶开始病了，病得很重，慢慢不能走出家门，她只能每天待在家里，躺在床上，穿着肥大的衣衫，盖着宽宽大大的毯子，我妈妈天天帮她做饭洗衣。老李的婆娘则挺着肚子满世界里转悠，天知道啊，铁树开花，哑炮走火，等到觉得不妥，上身都四个多月咧！四个多月咧，她伸出四个手指头。

五婶悄悄生下孩子那天，也就是老李的婆娘从衣服里扯出枕头小被子的那天。老李家鞭炮齐鸣，生了，生了，是个小小子！老李新衣新帽新皮鞋，新理了头面，他眼含热泪仰望苍天，祖宗，菩萨，俺李大壮也做爸咧！

五婶只能继续病着，满天下的人都知道孩子是人家老李婆娘生的，月子也须是人家坐的，她的月子只能是继续病着，我妈妈一脸认真地到老李家贺喜去了，虎子在老李家吃糖、吃鱼，一直未回。

五婶服毒了，她把阿离的老鼠药一粒不剩地全部倒进了嘴里。

五婶没有死成，阿离笑呵呵地站在她床前说，妹子，哥的药，甜不甜？

五婶把虎子留在了我们家，我爸爸妈妈是五叔跟五婶的大哥大嫂，待虎子自然若亲生。然后，她跟着阿离走了，阿离很喜欢她，阿离也喜欢笑，他笑起来的样子，就像夏天来临。

我说，五婶她……我妈妈说，嘘，什么都不要说，这些事情你都不要记得。从此只记着你五婶就好，你五婶那么好看。

新年转眼就到了，我跟虎子手拉手，虔诚地等待新年的钟声敲响。

新的日月里，桑叶和麦芒，雨滴和泥土，还有老李家孩子嘹亮的哭声，将又是一轮的故事接龙。

锦 衣

我就知道我爹忍不住，他会来城里看一看我。

新谷子新米，才出水的莲藕，我爹扛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子撞开我的门时，已是过午。

东西收下了，就那花花绿绿还打着补丁的袋子，只瞅一眼我就准备把它扔进垃圾箱，这都啥年代了，还用这讨饭包，也不嫌塌架子。

我从床底掏出一个旧的行李箱，掸灰抹尘后，我爹拽着箱子走了一个圈。两个轮，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很顺溜，他夸赞说，又省力气又排场，果然是件好物事。他看看我，说，一看闺女就是城里人了。

我爹拽着箱子，又走了一个圈。他的罗圈腿上挽着的裤脚有一只忘记放下来，露出脚上洗褪色了的解放鞋。

我说好不容易来一回城里，怎么着也得换个新样法回去。啥样法，我爹很敏感，就这老腰老腿你还想给我捋直了，还是把老脸上的褶子抹平了？话虽如此，但我还是能看得出他脸上隐隐有某种好奇和期待。我说新样法就是咱从头到脚都换成新崭崭的。

我给我爹置办了一套顶呱呱的深蓝色中山装，一双新皮鞋。我的二堂伯退休回老家后这般认真穿戴一直保持着，西装领带，有板有眼。我爹从一开始就表示鄙夷，非说我二堂伯的领带是拴狗绳。我爹说，我能不知道那物事叫领带，我能不知道？他说他真是看不中二堂伯这个老鬼，乡里乡亲，谁不知谁的底细？老鬼这个东洋调调寒碜人。

可是我知道，我爹是装的。他看着二堂伯西装革履时候的那个眼神，分明就像想吃糖的小孩那般。小孩子可以哭可以闹可以打滚耍脾气，我爹却只能默默目送我二堂伯的背影，叹一口气，然后摘一朵秋月季，戴在跟着他的同样默默的大黑狗耳朵上。

我爹麻利地换上新衣，他嘴上说跟老子还这般客气，生分了，生分了。穿衣镜前却是左照照、右照照，这衣领儿可挺，扎脖子，这鞋子可沉，脚都要抬不起。我爹挺挺胸，手放在肚腹上，丫头，你说，你爹穿这一身回去，可不像是老干部下乡？

我爹穿了新衣裳，下晌的饭竟也不吃，直扑汽车站。他要

当天赶回去。想回去就回去吧，我也不担心，七十里地，最多也就两个小时的车程到镇上，从镇上再回家，那几步路我爹怎会放在心上。更何况一个粗老笨拙的老头子，除了我稀罕他是我爹，没人稀罕。

从镇上的汽车站出来，我爹拽着他的拉杆箱气定神闲地站定，捋一捋他的光脑壳，抻一抻新衣裳的衣脚，掸一掸新皮鞋上若有若无的灰尘，四下一打量，皇天神！他这才发现忙中容易出差错，万密有一疏，急赶慢赶，他竟然忽略了一个十二分不令人愉快的事实——天黑了。

搁在以往，从镇上到家，这十里八里的路还不跟玩儿一样，有出租车，有三轮车，但是这玩意儿费钱，我爹非紧急时断然不会考虑。兴许时运好遇上熟人，摩托车顺路捎上一程不会要钱，当然，最不济还可开步走，一二三，一二三，顺风顺水，心宽身又轻，咋着都行。

今几个，却一定是不行。

我爹第一时间就打消了以任何方式摸黑回家的念头，穿着这样一身贵气的新衣裳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家，不就跟以前那傻帽地主老财攥着大把银子不置房产不置地还不纳妾一样不中？不中！

我爹打定主意要在镇上住一晚，花多少钱都得住一晚。今晚，他不在乎钱。

那一晚，我爹用他粗糙的大手来回地摩挲着他的新衣裳，就像是回味二堂伯在城里大饭店摆的那一场久久不能忘怀的盛宴。他几乎又想到了多年以前他娶亲的那个美好时节，他手里紧紧握着的那朵绸子的大红花。新衣裳端端正正挂在床对面的衣橱里，橱门大开，镇上的灯光彻夜不息，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他躺在床上睁开眼即可看到，他的新皮鞋摆在裤筒下面，闪光铮亮，无比端庄。我爹长舒一口气，这新衣裳是他的，新皮鞋是他的，就好比乡下那三间瓦屋是他的，那个在城里工作的叫高二花的女儿是他的，还有北岭山坡上那三亩地、牛棚里的耕牛是他的一样，是铁板上钉钉一百个有准头的事，无可更改。

那时的通信不发达，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爹那晚没有回家。我爹那次进城，我用参加工作后刚刚领到手的一个月的工资，让我那穷了大半辈子的爹，平生第一次穿上了体面的好衣裳。

时隔多年，我依然可以沿着那条无比清晰的回家的路，在无比明亮的月光里，继续而自由地想象。

我爹在愉快的叹息声里，美美地睡去，洁白而柔软的床铺像春天里的庄稼一样滋长他的梦，梦里，金色的月亮渐渐沉下，东方的天际，呈现一片浩浩紫气，壮观的太阳冉冉升起——天亮了。

喜鹊登枝

初二，媒人递信儿说，初六大李庄要来人。

我爹当然知道大李庄来人事关重大。

但我爹是个疲沓主儿，初六，还早着哩！

我爹手搭凉棚看天，这日头也是个贫命，你就是这天上的皇帝佬，何不坐床上，喝一碗玉米糊糊肉末粥，再喝一碗红糖水冲鸡蛋花，穿大袍子蹬皮鞋，不忘提瓶好酒，比如沂河白干，慢慢来上天，没人会嫌你懒，偏偏急三火四，让人一睁眼它就挂天上好几竿子高，容不得人好好喝一碗玉米糊糊粥。我娘催我爹，日子定了，那就按媒人说的来，快去他姑家和他奶奶家拉几口缸顶数，问问肖大家里的，把她家的猪赶到咱圈里来，还有，豆地里的草该比豆还高了。

我爹捧住脑袋，你烦不，还让人好好吃饭不，糊糊粥，糊糊